小柴桑喃喃錄卷下

稽山退士陶奭齡君奭父著
吳寧門人李爲芝較梓

南克黃昭素聰明絕世讀書過目成誦與周望相愛如骨肉自言少時讀書至夜半即恍然身坐巖石上前臨大江往往如此一日晝臥忽覩漆屏內身影偉然大僧呼其婦共觀良久始滅又余友王靜虛贊化習靜山寺經行夜分忽佛案映燈隱隱若有光影就視之見一禪舍上供佛前亦懸燈一道

周作
苦雨齋藏書印

人經行其中時往挑燈挑已復行如此非一至天欲明始隱不見此皆偶現其宿境知二君皆再來人

聖賢時時知非念念改過故轉身快下手輕用力較易衆人積習旣久始圖改紘是以戞戞乎難之譬如健夫日日梳頭絲不爲意久病初起則理結髮難於治亂絲或曰然則秀大師時時勤拂拭何以不授衣鉢耶曰達摩一宗是一把并州快剪刀併頭髮一齊剪却然六祖未嘗不言知非見過內有鏡外有塵埃皆過也皆非也

王文肅錫爵以子緱山衡病祈夢于墳夢中忠肅語之曰公記靳一單名帖失活二十七人之命否公憫然蓋廵道執海商爲盜衆憐之請一名帖往解而終不應二十七人皆拷掠死嗟乎矜名節人忮忍遂至於此死其子或是天道

廬陵羅泌路史初三皇紀載王克語曰古之水火今之水火也今之聲色後之聲色也鳥獸竹木人民好惡以今而見古繇此而知來千世之前萬世之

後無以異也古宿有言昔日日今日日照不兩鮮昔風風今風風鼓無二動而鄙儒輙言古今異宜帝王殊道衰季之世必不可還於古初然則無窮而降將遂爲魑彫乎

孟恭武宗從李肅學毋爲作厚褥大被人問之毋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與爲廣被庶可氣類相接後宗遂爲大儒今人有別業園亭靳不與人讀書恐毀傷其薪木令子弟日與氣類相隔是其智不若婦人無惑乎書種之終歸斷絶也

宗中治席日華侈余告之以燕集銘申之以慈儉約終不見聽於是爲之言曰諸君之所以爲此果饒爲之抑亦有所不得已也果饒爲之吾無責焉矣必不得已而爲之又何苦焉夫侈惡之大也儉德之共也必不得已而從惡之大又何如得已而爲德之共或曰彼固饒爲之子又何諄諄爲余曰子所言一人一日之事余所言衆人長久之計也夫饒爲之人少不饒爲之人多以一人之饒爲而使他人有不及之耻饒爲之日短不饒爲之日長以

一日之饒爲而使異日有難繼之恨皆計之拙者也至於余言之而終不見聽則亦無可如何惟有我自用我法已耳

漢原涉報仇亾命逢赦出郡國諸豪皆歸慕之涉傾身與相待或譏涉曰子本吏二千石之世結髮自修正復取仇猶不失仁義何故遂自放縱爲輕俠之徒乎涉曰子獨不見人家寡婦乎始自約勑之時意乃慕宋伯姬及陳孝婦不幸壹爲盜賊所汚遂行淫佚知其非禮不能自還吾猶此矣此柳子厚河間婦人傳之所從昉也世間人大率坐此偶一失身便謂不復可爲士君子因循蹉跌遂終下流不知人亦何常一日覺悟便躋聖賢之域王敦犯闕兵至石頭嘆曰吾不復得爲盛德事矣謝鯤曰何爲其然但願自今以往日亾日去耳

崇禎乙亥十二月望日徐伯鷹召飲家弟名昌齡者偕往飲稍過量火閉不通便溺十七日五更卽謝世余不勝惋歎作字與伯鷹言人命不常如此伯鷹答言觀此益令人動及時行樂之想可謂達生

之言余更深念之孟夫子又何以云及是時盤樂怠傲是自求禍也然則及時行樂之說非與蓋善吾生所以善吾死及是時修明政刑有國者所以免侮予之患及是時整理身心有生者所以免怛化之恐

錢唐田汝成亦能文爲西粤監司作炎荒紀聞一書內紀田州事言盧蘇殺其主岑邦相焚其屍行賂都御史諳言邦相病死無後讀者信之所稱都御史諳卽吾家莊敏公莊敏料逆瑾虎須廷杖戍肅州瑾死起謫籍補官至總督兩廣挺勁之節始終不渝以侍郎召還不携粤中一物其夫人偶取公堂銀飲器一事公見之怒亟遣還官如此人豈有受夷人暮金之理文士往往不達及死後子孫式微蓋筆舌誣人自應得報能文者切宜愼此

作人亦須自振拔莫只恁靡靡度時庚道季云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上死人懔懔恒如有生氣曹蜍李志雖見在厭厭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便可結繩而治但恐狐狸貒貉噉盡眞痛切之語吾甥范若

思自言甥蟄蟲也吾云此二字甚肖但蟄蟲有坏戸時亦有啓戸時不知子何時是啓戸時候耳

世說言人謂謝安石無喜怒曾送兄無奕葬還日暮雨駛小人皆醉不可處分公乃於車上手取車柱橦馭人聲色甚厲夫以水性沈柔入隘奔激方之人情固知迫隘之地無得保其夷粹嗟乎人不能以學問陶冶性靈而姑恃其天質自然故不能保其息遽時不改易常度也

秦王以連環送君王后求解君王后對使擊碎之云已解竟齊神武令文宣治亂絲文宣抽佩刀斷之曰亂者當斬具如此膽識不特可以剸繁劇當艱鉅之棙無所疑懾用以學道必能懸崖撒手作自由自在人不然不免瞻顧前後終於捨身命不得也

趙簡子常山符是無是有無卹登山周覽歸語父曰從常山臨代代可取也是得符與否得此意始可㕘禪不然未免向枯樁上等兎終無得理矣

與友人論學余曰當熾然生滅時正是當人無念時

也友人深不謂然引楞嚴以生滅心爲因終不能得無生滅性及生滅滅已寂滅現前等語爲證云必念盡然後名爲無念不知此正阿難迷處阿難認念爲心不知全體虛妄將妄覓眞寧有得理旣明是妄又何待滅滅妄求眞仍不是眞滅生滅時仍是生滅不可不辨

唐呂衡州温祖延之父渭俱有盛名至大官家世碑誌不假於人皆子自撰云欲傳慶善於後嗣儆文學之荒墜吾意亦謂爲然故太夫人及周塋相繼去世傳誌俱未嘗求人

唐僕射裴遵慶年二十入仕裹折上巾子未嘗隨俗移易至年九十時仍是幼少所裹者卽此一事亦自難及今時巾樣轉易百態後生小子朝夕輒更余每語人巾子高低衣袖廣窄襪袴大小鞋面淺深亦何與人事而終年變換以爲趨時良可笑也

唐李揆門第第一文學第一官職第一杜司徒入洛見之言及頭頭第一之說揆曰若道門戶承餘祐也官職遭遇爾今形骸凋悴看卽下世一切皆空

何第一之有此達人之言今人有一事過人死亦
不捨夢裏亦不忘記可笑

韓晉公滉鎮浙西所取賓佐隨其所長無不得人有
故舊子弟投之與語無他能召之讌以觀之畢席
端坐不旁視不與比坐交言遂令監庫門每入即
端坐至夕警察吏卒無敢濫出入者此即古蘧篨
蒙璆戚施直鎛聾聵司火之意使國家用人皆得
此道何弃人之有

陶氏南東西三祖子孫不減萬指官有至入座科第
有舉首及掄魁者鄉黨遂詑為盛事閱唐語林趙
郡李氏三祖元和初同時各一人為相藩南祖吉
甫西祖絳東祖至大和開成間又各一人為相德
裕吉甫子固言藩再從弟珏亦絳之近從是李氏
亦南東西三分而各有兩相其他位列卿秉旄節
者不可數記以吾門視之政如邾莒小邦望齊晉
大國而覥然自號為華閥亦可羞也

余宗韓夫人御史中丞雲谷公少宰念齋公之母性
嚴毅課子誦讀不中程輒被撻中丞公未冠嘗擁

鑪坐夫人見之譙讓加以捶楚後中丞歸老於家聞其子婦撻見輒泫然曰吾不聞此聲久矣後其孫路叔亦登第家人有嚴君則子孫必循禮法唐劉敦儒事親孝親心緒不寧輒鞭之見血則一日悅暢敦儒斂衣受杖曾不變容李道樞母盧氏性嚴道樞聲名已聞又在班列賓客至門往往值其受杖如此家風亦何可易得

修園亭教歌舞皆富貴人得意事然有園亭已成歌舞已妙而主人竟不及游覽按視如唐人所謂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不曾來黄金費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者豈不可憐故余嘗戲語友人此事公輩不妨爲之不佞但攝衣撰屨拭眵垢去耵聹以從諸公後公等當亦不我遐弃也一笑

柳子厚龍城錄言建康李明叔好古博雅自戰國洎於蕭梁之間譜所載者十得五六而皆精製奇巧後世莫迨然生頗爲文思澀設諸勤求古器心在於文書間亦足以超偉於當代矣余亦言子厚頗談道而不能釋其沉憂之思設諸勤求古文心在

於禪觀間亦足以超偉於三界惜乎人相笑而不
自知古人所以致歎於目睫也
俗諺有淺水長流之説余深有味其言每見精神太
用者無何而竭矣思意太濃者無何而絕矣勢燄
太熏灼者無何而滅矣受用太豐美者無何而歇
矣進趨太捷疾者無何而跲矣唐人詩一團茅草
亂蓬蓬驀地燒天驀地空爭似滿爐煨榾柮慢騰
騰地煖烘烘亦正此意
盱江先生言好與好惡與惡音稍異而字同固以好
之當好惡之當惡亦以好多則好惡多則惡也是
以先生每見人有不是處口內即連稱怪他不得
怪他不得一生未嘗有惡人意思真是大聖賢用
心
唐王起三任節鎮入爲元宰昧於理家俸入盡爲僕
妾所盜耄年不免寒餒文宗命以仙部院伶官餘
俸三百貫給之葆光子曰今之世祿囂浮不能撙
節稍豐則飫其狗彘似歉則困彼妻孥而猥云安
貧吾無所取於時亦譏起不能謀身至與伶人分

俸此為短也

唐唐五經嘗言不肖子弟有三變第一變為蝗蟲謂鬻庄而食也第二變為蠹魚謂鬻書而食也第三變為大蟲謂鬻奴婢而食也今人言敗家子始為丘蚓食土鬻田地者是繼為白蟻食木鬻屋宅者是繼為鯉魚食鯤鰤鬻子女者是後遂為虎狠為梟獍無所不至何止三變而巳

宋孫莘老知福州民欠市易錢繫獄甚衆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宇言於莘老莘老問日若為此何也對曰將祈福耳莘老曰殿未甚壞佛亦無露坐者曷若以此錢為獄囚償官使數百人釋桁楊之若其為福不旣多乎富人𤰞勉從之囹圄遂空今時兒婦人有錢作福必歸諸僧徒覩橋圯路斷皆露腹楞不肯落一毛安得長官若莘老以此法導之乎

凡人福德如錢財然浪用之則立盡嗇守之則久存居積之則漸豐懋遷之則可大是故逞服御之華極耳目之欲是日享福立盡之勢也惡衣菲食縛

縮自安是曰惜福久存之方也收拾殘弃絲緝黍粲是曰積福漸豐之計也發弘誓於人天施利濟於寰宇是曰作福可大之功也

宋趙葵行營雜錄載一士人貧甚夜露香祈天久不怠一夕忽聞空中問其所欲答曰但願此生衣食麤足逍遙山水間以終其身足矣空中笑曰此上界神仙之樂何可易得若求富貴則可矣余謂此樂人人可爲而世人役役或爲衣冠之拘囚或作田宅之奴僕天亦何心於靳惜人自不肯爲耳

今時士大夫無復留意人倫之鑒眞如昔人所謂吾不知世間誰爲好人但與我好者卽是好人可嘆然身旣爲士大夫知人愈難卽在鄉黨間亦不易辨其好惡以小人善迎人意勿論沒利漁色甘酒嗜音者投間易入卽其人自好而已尚名節則以沽矯投之已好利濟則以慷慨合之往往誤認爲賢而賢者孤行一意多以骯髒見疏故其取舍每至剌謬況爲大吏而欲問下僚之臧否其逢迎之術愈工耳目之寄愈遠無惑乎賢奸之倒植也

人生易屬厭者莫如腹最無厭者莫如目故老氏有言聖人爲腹不爲目吾嘗語人人身之於宮室安而已雕梁畫棟繡柱綺疏於吾身何有人體之於衣服煖而已黼黻絺繡五采玄黃於吾體何有人腹之於飲食飽而已雕盤繪俎山珍海錯於吾腹何有皆吾目爲之祟也淵明曰審容膝之易安孫昉曰麤茶淡飯飽即休補破遮寒煖即休是皆能不爲目所役得柱下之遺指者也

三叟詩中叟前致辭量腹節所受壯盛時讀之都不爲意今日漸衰老飲食稍過量便竟夕不安始有味乎其言之量吾腹所受一日止堪飯五盂晨朝三盂日中二盂而已此外一物不可加因思僧齋惟二時粥飯固謂晚食是鬼食亦所以調攝四大令不生疾疢以妨行道也自後過午之食家人不得復進卜夜之飲雖相知亦不敢赴庶使腹中長時調適以保此殘年

余友王德符最不喜人放瓶花火炮見輒攢蹙而去以爲虛費工力而取玩俄頃余曰阿房火栢梁災

從古帝王宮殿臺觀其始無不竭天下力營之而卒以付之一炬天下事何物不然而獨於兩者致其恨惜吾每見此即作露電石火等觀

終年製火炮止圖末後一聲響耳終日築瓶花止圖眼前一霎紅耳季子六國印末後之一響也淮陰假齊王眼前之一紅也求以償刺股之勤出胯之辱能幾何哉

今人有爲有行不謀之哲人不內斷之心而動以星龜筮筶決事昔夫子問於漆雕期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有守龜名蔡文仲三年爲一兆武仲三年爲二兆孺子容三年爲三兆其賢不賢未識也子曰君子哉漆雕氏言人之美也隱而顯言人之過也微而審彼三年之中直爲三兆猶爲聖賢所非況無日不爲則其人之憒憒亦略可知矣

張乖崖嘗言智如水也不流則腐事無大小皆須用智智一日不用臨大事之際寧有智來余不謂然今人所以流入於機械變詐之巧者皆用智之過

也明道先生曰學者之患莫大乎自私而用智余謂用智之患生乎自私

王荆公乞罷呼僧化成作課云安石力乞去上未許看易便去得否化成曰相公得意濃時正好休要去在相公不在上不疑何卜公嘆服去意遂決今人欲去官動言事不由己聞化成之言亦可皤然自決矣

張端義貴耳集言唐天寶後曲遍繁聲皆曰入破後明皇西狩宣和之曲有曰側犯尾犯等無何二帝北轅曲中之讖亦深可畏自天啓乙丑來士人制義詭誕更喜用死殺盜賊等字余讀之每顰蹙曰此亂臣賊子文也君頃之崔魏作逆流毒遍縉紳兼以奴騎臨都城流寇半天下須洞至今尚未寧怙幸聖明留意人文頒詔厲禁體式漸返醇雅世道亦漸歸清夷文章關國運豈不然乎

梁簡文與湘東王書曰比見京師文體競學浮疎爭事嘽緩吟咏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

傳古之才人遠則揚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觀其
遣詞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爲是則昔賢爲非
若以昔賢可稱則今文宜弃梁時文字之弊至此
而極遂有侯景之亂今時義世所宗尚亦頗類之
危哉予每見之不勝杞憂

唐時有刺史出某相門治具遣門僧通意邀其公子
夫婦親視庖水陸畢珍公子未嘗一下箸及進飯
又顰蹙推去刺史起請曰此飯特以炭炊復不中
郎君食何也曰炊飯須用煉炭此炭未經煉故爐
氣逆臭耳後值黃巢亂此子隨僧出走數日不得
食僧持鉢乞食歸以遺之吞咽甚甘僧曰此非煉
炭炊乃中郎君食耶宋王黼宅與一寺鄰每日溝
中流出所弃雪色飯顆甚夥僧漉之洗晒積成囷
靖康城破黼家人絕食僧即蒸此米作飯遺之老
幼賴以生活嗟乎富貴家子弟不知稼穡艱難恣
意暴殄爲知一旦緩急求粒米充饑其難乃若斯
也觀兩家事亦宜知戒

宋郊居政府上元夜坐書院讀易弟祁爲學士然華

燈攤歌妓醉飲達旦郊寄語云記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學內喫虀煑飯時否祁笑曰不知某年同某處喫虀煑飯是爲甚底可憐今古學人病根總括於此一語辛苦讀書時所爲原只在此及乎富貴入手却乃改頭換面做致君澤民事業無乃非情

宋蔡京既貶謫門人呂辨送至長沙秉間問曰公高明遠識洞鑒古今亦知國家之事必至於斯乎京曰非不知也將謂老身可以幸免嗟乎千古亡國之臣皆起於可以幸免之一念抑知其竟不免也

先周望每言張懋之之入彀非吾功也但不以遠嫌去之在他人或不敢耳唐相崔渙有言抑人以遠諺吾所不爲周望有焉

鐵圍叢談載王荆公一事似非妄是書乃蔡絛所作文正公卞魯公京其伯叔父也書之以發一笑云王舒公介甫熙寧末語叔父文正公（卞卽介甫壻）曰天不生才且奈何孰可繼吾執國柄者乎乃舉手曰獨兒子也蓋謂元澤雱因下一指又曰次賢也卽

卞又下一指卽又曰賢兄何如謂魯公京則又下一指沈吟者久之始曰吉甫惠卿如何且作一人遂更下一指則曰無矣是時元澤未病吉甫則已隙云奇奇作宰相人專在知人官人荆公得君如此其專行政如此其久而功業如彼其卑卽此一端已可槩見天下之大人才之多除子壻親暱外乃遂無一人耶

相者心之表不特貴賤壽夭可以逆推卽其人仁暴端邪亦一見可決世傳郭林宗所作玉管通神有

云貴賤視其眉目安否察其皮毛苦樂觀其手足貧富審其頤頰此或贗書然亦往往有驗又唐僧一行嘗語人吾得相法以洪範五福六極爲主觀由察安可得大槩若其人忠孝仁義言行相應造次顚沛必歸於善吉人也反是則爲凶人吉人必獲五福之報凶人必獲六極之刑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若但於風骨氣色中決休咎豈能悉中耶尤爲至言相書亦云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滅世間何物不繇於心知相之從心卽

暗中可以自決

葉隆禮遼志云十月內五京進紙衣甲并鎗刀器械各一萬副十五日國主與押番臣寄望木葉山奠酒用番字書狀一紙同燒化奏木葉山神云寄庫今吳越婦人有寄庫之說不知番俗亦有之又云冬至殺白馬白羊白雁以血和酒望黑山奠祭云人死魂歸黑山如中國之有岱嶽云又云刳木爲舟長可八尺形如梭子曰梭船上施一槳用以捕魚今越中亦有梭船也

萬曆丙申丁酉間董昭素與周望書云弟婦以四月念九日逝矣臨終一物不絓但持珠念佛見大佛蓮花接引喜躍之極令弟與兒女代爲禮拜念佛不絕聲而逝病革時又惓惓囑弟無爲悲哭傷痛即悲哭何用學佛爲弟觀其盡掃愛根決定往生無疑在女流尤不易得云云此亦往生集中一段公案不可不錄其手跡今在去病姪孫處

裴晉公度臨薨上還所賜玉帶手書數語曰御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在人間

王文正公旦疾革上賜白金令楊文公億作讓表公覽畢乃自書四句云巳懼多藏況無用處見謀散施以息災殃其精爽不亂如此此其人皆有來歷非苟然而巳

東園友聞載一事云有富翁方與客談見一人垢衣敝屣自外至翁肅容迎之上坐退而拱立其人曰汝坐翁乃坐客問曰彼何人斯翁曰族叔父也客哂曰吾族則無之翁曰但君族未廣耳客慙近吳環洲大司馬坐間有客誇其族之大者公曰君族有奸盜詐僞其人乎答曰無有公曰然則君族向未大也今余宗頗饒此輩可稱强宗一笑

曾見一書載晦菴性卽是命之說不知卽是朱晦翁或別有僧號晦菴者其言甚妙大意言人命之貴者性必喜讀書命之富者性必喜作家命順利者性必明快通達命壽康者性必節養葆嗇未有性視書如敵而登科第性孏惰侈肆而擁高貲性暴横而保令終性拘滯而享利達以此相人百不爽一眞至言也

雜華經入法界品善財南詢知識有明智居士具足優婆夷於空中雨寶空器中出美饍以給求者或曰此當是表法非實事也余曰早年祈雨一念懇誠甘霖立應不知雨從何來此豈亦表法耶

成化年間有閣臣某作薈齋瑣綴錄於吳聘君陳白沙先生俱盛置譏貶薛文清亦微見諷刺但不至駡中間所津津自詡惟當日寵榮不知彼三先生者皆足千古而斯人已與草木俱腐讀其書使人齒冷

般若經多至六百卷語多重複非辦一片忍耐心不能竟讀也龍樹菩薩作大智度論即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疏喻云如大國王未有嫡子求禱神祇積年無應時王出行夫人產子遣信告王王聞不答乃至十反使者白王向所白者王不聞耶王曰我即聞之久來願滿故心喜內悅樂聞不已耳王聞使者言語語中有利益非是重說佛語亦爾此喻甚妙後世解者乃曰斯經之前段若何後段又若何曲爲分疏余又設爲之譬曰正如一人熟睡

覺者從傍呼之一聲兩聲以至百千萬聲終無兩意只欲喚之使醒耳使聞者妄爲解說以爲前聲異於後聲卽昧却諸佛喚醒之婆心矣

司李任怨之官爲人所畏亦易得謗余理端將四載以不忮之心見諒於上下故得免於吏議廣李爲檇李顔開美俊彦開朗敏達過於擔荷遇事直前不避嫌謗余每進以寬和之說未能見聽因與上臺言顔李才品不特嶺南無兩亦海内少雙但其神鋒太利恐一旦有缺折之虞宜勸令韜晦所謂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惜之卒弗用以至於敗殊可惜也

本朝楊尚書翥厚德冠時鄰家構舍侵其桷溜墮其庭公不問曰晴日多雨日少也或侵其址公有詩普天之下皆王土再過些些也不妨小兒推仆其墓碑或以告公曰兒傷乎語兒家善護兒毋驚之人皆如此於世又安得有爭

盛寅先生夜夢有寄椒其家者急欲椒遂私發用之寤而深自咎曰豈義心不明故至此耶迄不能寐

此與某節婦夜夢有男子調之起自悔責至毀其容相似與所謂獨寢不媿衾者夜卜諸夢寐學者於此亦不得草草放過

先周望科名先儕輩未嘗以科名自多文章擅海寓未嘗以文章自命操行如玉雪絕無瑕玼未嘗以盛德自居參叩精猛誦習靡間時有超詣非凡所幾未嘗以善學自安所謂不自滿假惟日不足者非斯人其誰與歸

舜之玄德協於帝堯而當時大禹進戒猶曰無若丹朱傲何也意傲之一字雖聖人亦未免與必也我相淨盡乃克剗除此根近時如焦弱侯修撰學識該洽氣魄剛大亦一時傑士而論者猶有所不滿只是此一字尚未消融盡耳

宋潛溪文集載一事一波斯胡相古墓有寶氣發之墓中人骨肉消盡惟心不化其堅如石鋸視之中有隹山水青碧如畫傍一女靚粧凭欄凝睇盖此女有愛山水癖故融結如此古德偶犀因玩月紋生角象被驚雷花入牙可證惟心之指

人之患在好爲人師而釋子尤甚今試設數問果能於諸佛所制規繩一一遵行秋毫無違否果能嚴淨毘尼皎如氷霜秋毫無玷否果能開示悟入佛之知見聞立地成佛之指秋毫不驚怖否果能於一切違順境界到前如鳥排空秋毫無罣礙否果能於諸佛菩薩深微經論古德所垂誵訛公案秋毫無疑惑否果能於生死去來如游園觀秋毫無畏懾否誠若是不妨踞獅子寶華王座受人天禮拜不然且學善財南詢常啼東請向人逐一參叩去勿自謾也

或問張無垢處事當何如曰速不如思便不如當用意不如平心又曰當官臨事切戒躁急躁急則先自處於不暇何暇治事皆至言也辟如以鑰開鎖當徐徐入之以絲就鉚當緩緩舒之則機竅自通條理自順矣

聖賢所以異凡庸只是眼光遠其所爲計長耳世人之計有不旋踵者有不終日者有不卒歲者而善計者乃有在數十年數百年甚至數千萬年又

甚至無窮無盡之後回視世間人只眼前一寸光
豈不可憐
凡作事第一念爲己思量第二念便須替人籌算若
彼此兩利或於己利於人無損皆可爲之若利於
己十九損於人十一卽須躊躕若人己利害正半
便宜輙足況利全在己損全在人者乎至於損己
利人尤上上人事願與同志共圖之
祖父精神專屬處卽爲子孫累世受用地故意向所
注不可不慎族父某[illegible]公家法嚴詒謀甚遠但生
平喜談長生延接方士親見胡清虛以圭匕投銅
鉛中輙火皆成精鏐遂亦講求外丹之術而其後
遂有以鑪火破產者又深信形家言四方堪輿師
多游其門已亦微服與之遍涉山川寒暑靡間而
後亦遂有以風水構訟數十年者
先府君宦轍所至不取土產一物只其地所有書籍
必印刷裝潢載之兼兩以歸家無藏書所旋至散
軼亦意終不悔吾兄弟數人雖不能盡讀父書亦
不至斷絕書種者蓋先府君所好尚固有在也

天地間物聚必有散雖知其必散而亦不容不聚者惟書爲然少年時曾上鈕黃門石溪公萬卷樓開櫝周視見其標識裝潢整齊精潔眞若手未觸者頗極欣羨今聞樓已屬人恐書亦不辦保念之悵然

人有消磨習氣功力已深餘習將盡而忽反熾盛此時一念深觀現前遂至永斷如昔有僧習白骨觀婬念忽不自制趨及婬舍婬女露齒微笑觀忽現前慾遂乾枯亦有根性猛利如利刀快斧一斷永

斷此皆過量人非凡所幾若世人以一時感觸悔悟遂欲痛改前非朋儕方共歎慕而操持弗堅舊習復熾反爲人所指笑不可不愼蓋宿病頓瘳當防其復也

人情率尊道而卑人故夫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人情又率大天而小己故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致中和天地位焉若信吾之中和能位置天地則天地之靈爽其不能陶冶吾之性靈審矣學者不可不知

世間事宜長令可加如飯疏糲可加而膏粱至膏粱而莫加矣衣布素可加而錦綺至錦綺而莫加矣貧賤而富富貴而奢華皆自處莫加之地吾懼損之日至也

國有漏網之奸野有不簡之利皆盛世事人家當隆貴時田或不稅債或不償家人侵牟或至百千而不誅詰逮其子孫一一簡察絲毫無復遺漏往往笑其祖父之拙而不知已自處於衰季之世矣

客過主人主人飯客對據案飯至客曰何飯主人曰此予鄉倉粟予不能啜市粟客啜之竟市粟也盡一盂童子誤以主人饌進客客啜之倉粟也客嘿然而去主人竟不覺也余聞之曰嗟乎咫尺之近賓主之狎彼此異飯而不能相喻又況乎官民之遼隔蔀沛之幽微奸胥之煬蔽爲奸敎訟之輈張爲幻而欲令事無隱情庭無冤獄不亦難乎

余宗有從事京師非道而多獲者萬曆癸丑余都試罷病臥邸中其人來視疾余語之曰愚有八字相奉願謹識之其人曰何也余曰知足不辱知止不

殆其人唯唯而去卒不見用以至於困後余以端李移守任城投檄歸臥其人更來勸駕余曰君不用余言至有今日復欲使余蹈君覆轍耶乃慙而退

或以吏治不修科目爲不足以得士欲國家行徵辟選舉之法以破比周雷同資格錮士之習但世間潛德好修其人多恥自媒而衆所延譽或仍得矜榮競進之士昔唐時取士於進士科外招延之路甚廣或於赤日紅塵中策蹇衝走長安問何所爲曰將應不求聞達科聞者笑之今欲舉賢良方正將無類是

世俗趨奉富貴人每不惜重費而貧者有所乞假即錙銖亦不肯出手不知富貴人眼界大以吾少物投之何異勺水益江河若與貧人便是旱苗之一溉矣且人所以奉富貴者將爲繫援地也往往見一旦有事求之而漠然不應倘以其費日逐讓人或以周人之急行之久久無論鬼神當陰隲之即世間禍患亦何從而及

祿命之說想從古有之而見於書傳者莫如唐李虛中之術之妙韓昌黎志其墓言其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時所直日辰支干相生勝衰死王相斟酌推人壽夭貴賤利不利輒先處其年時百不失一二可謂精矣誠能知此則一生可以無營而復以服食求長生至疽發背而死然則世間求一眞能信命人亦不可得謝上蔡所以成爲大儒只是信得定命眞耳

宇文周時王羆爲臺使設食使裂去薄餅緣羆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舂爨造成用力不少爾之選擇當是未饑命左右撤去又與客食爪客削爪皮侵肉稍厚羆引手就地取食之客甚慙唐肅宗爲太子時玄宗命割羊臑割已取餅拭刀帝視之不悅徐捲餅啖之帝喜曰福當如是惜彼天子猶爾況士庶人乎

高齊庫狄干子士文性清苦不受公料子啖官廚餌枷之獄累日杖二百步送還京發擿姦詔尺布斗粟之贓無所寬貸至奏配千人嶺南皆瘴癘死親

屬唯哭士文捕搦捶楚盈前而哭者彌甚上聞曰士文暴過獨獸矣坐免 昔聞長者言上官貪百姓尚有生路淸而刻卽生路絕矣古今淸吏子孫或多不振正坐刻耳

元魏昌黎人韓顯宗上言古之聖王必令四民異居者欲令業定志專假令一處彈箏吹笛緩舞長歌一處嚴師苦訓誦詩講禮宜令童亂任意所從其走赴舞堂者萬數往就學館者無一此則士人伎作不可雜居之明驗也又令伎作之家學士人風禮則百年難成令士人兒童效伎作容態則一朝可得故孔父云里仁之美孟母弘三徙之訓也此確切之論不可不知

鄭雲以紫纈四百匹貨劉騰得安州刺史晩詣封回問彼興生何事爲便回曰卿位至方伯宜思方畧濟百姓如何見造問興生乎封回不爲商賈何以相示令時新甲第選作州縣率計彼中所出何物及所入幾何以爲優劣皆鄭雲之流

到溉因疾失明別營小室朝夕禮誦及卒顏色如恒

手屈二指蓋緣盲廢無復世務干懷故能爾余家老僕姓徐年六十餘病盲撥置家事齋居念佛十年之後雙目豁然復明放杖造余甚懽眼明之後又復衮衮多事乃更昏蔽以死先儒云頗恨盲廢之不蚤非虛語也

齊衡陽王蕭鈞手作蠅頭細書寫五經部爲一卷置巾箱中曰巾箱中有五經於簡閱既便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諸王聞而爭效之巾箱五經自此始也今世以明經取士士自所習一經外眼不識餘

經況肯手寫古帝王家兒乃好學如此吾輩眞合媿死

梁皇侃好學明三禮日誦孝經二十遍以擬觀世音經鄭灼夢與侃遇謂曰鄭郎開口因唾灼口中自後義理日進顧歡里人有病邪者歡問家有何書曰惟有孝經耳歡曰可取仲尼居置病人枕邊恭敬之自差後病者果差人問其故曰善禳惡正勝邪故差也唐時孝子王漸作孝經義五十卷凡鄉里有鬭訟漸即詣門高聲誦一卷多爲漸謝後有

病者卽請漸來誦書尋亦得愈今時人家止知重
竺國諸典不知孝經功効至於如此經曰孝弟之
至通於神明良非虛語
蕭道成爲相王鎮東府欝林巳五歲牀前戲道成方
令人拔白髮問之曰兒言我誰耶答曰太翁道成
笑謂左右曰豈有爲人作曾祖而拔白髮者乎卽
擲鏡鑷此時道成正經營禪代而持天位授人者
其人巳在其前正如人家祖父方刻苦謀生時敗
子巳長可嘆也

謝莊多病不願居選部與義恭牋自陳言兩脅癖疢
始與生俱一月發動不減兩三下官微命於天下
至輕在巳不能不重余在端作辭官文書有云職
之性命於天下則輕在巳不能不重職之官職於
平時則重到今不得不輕正用此語
宋臨川王義慶府集文士何長瑜與宗人何勗書以
韻語序州府僚佐云陸展染白髮用以媚側室靑
靑不解久星星行復出如此者五六句而輕薄少
年遂演之凡人士竝爲題目加劇言苦句義慶怒

白除廣州曾城令至板橋遇風溺死文士多有此
患而今時尤甚至集孔孟語作文以相諷刺深可
恨也

隨文令李德林作詔復鄭譯官高熲戲之曰筆乾譯
答曰出爲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上
大笑古時潤筆錢人主皆知之今時擬誥敕者頗
受潤筆豫章人求父母志狀貧者亦謝廉者亦受
越人郎少有所訓遂使筆耕之士時遭饑儉

元魏李沖薦郭祚爲右丞祚以孤門經崔氏之禍若
入自陳挹辭色懇然後十數年位秩彌隆而進趨之
心更復不息竟爲權貴所殺常情往往如此亦可
戒也

魏辛毗云孫劉不過能使吾不爲三公耳梁蕭引云
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爲李蔡致屈就令不
平不過免職耳當崔魏擅國時士大夫稍知此意
亦何至驅煽作虎彪等醜態至臨西市日欲求免
職其可得乎

梁武時郭祖深舁櫬上封事言陛下比來慕法普天

信向家家齋戒人人懺禮不務農桑空談彼岸夫農桑者今日濟育功德者將來勝因豈可嘌本勤末置邇効賒今都下寺宇五百餘所窮極宏麗僧尼十餘萬資產豐沃所在郡縣不可勝言天下戶口幾亾其半請精加檢括使還俗務農不然恐方來處處成寺家家剃落尺土一民非復國有帝亦不之罪今僧尼亦甚猥雜得一加檢括去秤存苗亦報佛恩之第一義也

人家積聚墳籍若子孫能讀甚善如其不然徒供鼠窠蠹食不如擇佳士贈之沛國劉顯執會稽孔奐手曰昔伯喈墳素悉與仲宣吾嘗希彼蔡君足下無媿王氏所保書籍尋以相付此亦嘉話

晉顧榮在洛陽嘗應人請覺行炙人有欲炙之色因輟己施焉同坐嗤之榮曰焉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後遭亂渡江每經危急常有一人左右己問其所以乃受炙人也梁陰鏗燕飲以酒炙授行觴者衆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暢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後遭侯景亂幾被擒一人救

之獲免乃行觴者昔華元以羊羹陷敵中山君以
一桮羹得士二人雖日用淺事亦不可不加意也
吾輩皈心釋氏原以祛練神明非規福利而世俗兒
女子之見誦一經禮一懺施一物與僧尼卽求果
報不應便行毀謗謂佛道無靈此殊可笑晉阮思
曠奉大法敬信甚至大兒年未弱冠忽被篤疾兒
旣是偏所愛重爲祈請三寶晝夜不懈謂至誠有
感者必當蒙祐而兒遂不濟於是結恨釋氏宿命
頓除故雲栖大師常語諸弟子異日打僧罵道皆
是汝輩良然良然
昔聞一長老云人情有何難知但從不好一邊求之
卽得矣此衰世之言也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
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涉世深
則人之情僞愈晰故曰易之典也其於中古乎作
易者其有憂患乎益傷之也唐玄宗於端午日賜
丞相鍾乳宋璟命付醫人合鍊子弟曰上所賜當
珍付其家必遭竊匿璟曰持誠示信尚懼見猜以
猜示人其可得乎爾勿以此待人眞長者之論周

望有言寧百受欺勿疑天下無賢人君子聖人見人皆聖人也賢人見人或賢或不肖不肖人見人則皆不肖矣袁中郎言譬如人脾氣強盛者疏糲亦皆甘美否則美者甘惡者苦至於敗壞之極雖珍滑之物亦不復能可於口矣眞善喻也

唐刑部郎中程皓性周愼不談人短每見人有所訾議未嘗應和俟其言畢徐曰此皆衆人妄傳其實不爾更說其人諸事之美此最盛德事吾媿不能學之

裴晉公爲相大臣中有與公貧交約他日顯達彼此引重者怪公不以輔相相許公聞之笑曰靈芝珊瑚皆希世之寶用於廣夏須杞梓樟楠廬山瀑布狀如天漢若以溉良田激碾磑功不若河之水某公德行文章器度標準爲大臣儀表望之可敬然長厚有餘心無幾術傷於畏法剸割多疑前古人民質樸征賦未分地不過數千里官不過數百員內無權倖外絕奸詐畫地爲獄人不敢入以赭染衣人不敢犯雖云列郡建國侯伯分理當時國之

大者不及今之一縣易爲匡濟今天下設官一萬八千列郡三百五十四十六連帥八十萬甲兵禮樂文物軒裳士流盛於前古才非王佐安敢許人此真通達世故之言

陸放翁避暑漫抄言漢以孝廉取士而袁本初曹孟德皆舉孝廉唐重進士而黃巢亦應進士舉科目之不足據也如此此亦偶然國家意有所重則一時英靈人物率出此塗但須就此甄别不必更易題目也

海門先生雜言或問遷善改過曰改過卽是遷善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如此而已人不能無過如身不能無痛癢有過便覺便是知痛知癢一覺便改便是痛處摩癢處搔一改便了便是本無痛癢亦無摩搔彼泥現成之說者是謂全無痛癢也泥無工夫之說者是謂全不搔摩也若道常須照管者是謂預摩以待痛預搔以待癢也皆非也又有一種怕事人纔痛癢便道是大病便大憂疑又有一種求效驗人道我如此調護何以

尚有痛癢矣自悔恨又有一種多事人痛癢已過還記着舊痛癢處着力隄防所以轉急轉遲轉求轉遠學者不可不知也

海門先生曰學問須從生死起念方眞而儒者一言生死便詆爲禪學不知朝聞道夕死可矣是聖門了生死七字眞訣孔門弟子以顏子爲第一其曰子在回何敢死明是到生死自由地位次莫如曾子啓手足時曰吾今而後吾知免夫次子張臨終語申祥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其曰免夫曰庶幾者卽夫子可矣之說後儒如邵堯夫疾革伊川曰至此他人無以爲力願自主張堯夫曰無可主張大書詩一章而卒陸象山一日語僚友曰吾將告終時禱雪雪應乃沐浴更衣端坐二日而卒魏了翁將終門人問疾猶衣冠相與訓答曰授遺奏拱手而逝劉靜春子澄病棘周益公拊之曰子澄澄其慮靜春開目微視曰無慮可澄言訖而逝永嘉甄龍友將亾之夕命子爛湯且召其故人木蘊之與別時城門已闔不得入乃命

弗燭以待且既至乃入浴更衣與木訣坐而逝既復開目曰吾儒無此復臥乃絕此皆吾儒善生死榜樣也

海門先生曰宋倪文節有言觀許敬宗傳見其處心積慮誣陷君子而位至宰相壽八十餘若無地獄以治之何小人之得計也釋氏之說乃眞實事非爲設敎言也文節非崇佛者而其言若是後儒多不肯以爲然殊不可解列子曰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北齊和士開謂齊主曰自古帝王盡爲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極意爲樂縱橫爲之一日取快可敵千秋齊主大悅既巳抹摋因果則其言必至於是傷理敗俗寧有旣乎

海門先生曰學問考證全在日用境緣打得過辟如余行路大地本自無礙只要眼開眼開難以強承須一驗之足下近時學者有兩種一種出門有礙不求開眼只去講求步履之緩急以爲準繩詢問里道之險夷以爲趨避此顚倒之俗學也一種自謂眼

開動輙是礙東邉撞着頭强云也是西邉失却脚還道不妨此虛頭之狂禪也學者患此二病盧扁難醫

余每言迅雷風烈者天道之變有盛饌者世道之變故夫子與之俱變蓋悲天憫人之深衷也偶閱海門子維言意與余合因備錄之周子曰語載有盛饌必變色而作注以爲敬主人之禮非也夫瓠葉可以饗賓飯疏不妨對客味夫子疏水自樂之意寧儉從先之指饌無取於盛明矣況其承命執圭始勃如戰色何因一飲食而遂攺容朋友之饋雖車馬不拜何因一供饌而遂竦立侍食於君但曰正席先嘗而已見主人之盛饌而敬更有加於事君是知其必不然也然則變色而作者何哉饌之盛者殺物必多侈靡太甚夫子爲物命惜爲風俗傷不安於心故變形於色作如三嗅而作之作不欲當其盛不終享其饌焉耳豈作而致其恭之謂哉其旨甚暢可糾註疏之謬

宋蓋巨源爲縣令因買羅於公廳上手自拓量其侍

姆從屏間見之恚曰不意今日却事一羅絹牙郎因求去不可留范諷爲御史中丞有一隷隷臺巳四十年能評中丞賢否尋常横其梃意不謂善則其梃卽直諷聞之巳久一日視其梃直矣驚問之答曰適見中丞命客論庖者再三不休使他日作相每事如此豈不煩瑣乎心竊鄙之不覺梃之直耳諷媿謝之女子小人之不可欺也如此

天下事非迫於時勢不得巳而爲之者大率諸所興建皆作意徇名求利反害余在嶺外值海寇披猖督撫議築銃臺桉臣又主築城海口倉猝舉役勞費甚多而究竟秋毫無益於事與海門先生所見泰州丁溪草堰二閘及儀眞江邊所開支河無異信興建之難而當事者不可不愼也

程子曰天理二字是我自家體認出來陽明先生曰某於良知二字從百死千難中得來蓋世儒每以安排爲理聞見爲知二子之學用力久而一旦恍然有悟知夫理之不屬安排而知之不屬見聞也故於理上加一天字知上加一良字皆就其自然

而然者言之耳

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此剋的之談而夫子斥之爲佞是必有故而後儒確認之此晦菴之學之誤之所從始也子曰弟子入則孝云云然則讀書者直學文之事而弟子餘力之所及也認以爲聖賢之眞脉在是豈不可笑子貢問子石子曰子不學詩乎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弟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詩以學於子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對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親庭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悅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悅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悅之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子夏曰事父母云云雖曰未學吾必謂學矣子夏身居文學之科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亦槩可見矣

文殊師利現三千世界滿中臺觀善財觀之忽然不

見問去來之處文殊答言從來處來却歸去處去此誠諦語也葢來卽其來處無更有來處去卽其去處無更有去處故曰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

劉方伯仲子於丁丑年正月十六夜夢入官府見一書册題姓名於上下有詩句云一日乘雲去空餘兒女悲内歷歷記其生平過失傷一人語之曰子不亟改圖今年必死覺而心悸欲去家爲僧爲兒女所梶竟不果然神志惘惘然如爲鬼所憑者一日忽自經死劉兄弟皆余門壻女復適余族子聞其生時自言所夢如此

晉時西域神僧耆域至洛陽僧竺法行請説法衆集域陞座曰守口攝身意愼莫犯衆惡修行一切善如是得度世言已便默法行請曰如斯偈義八歲童子亦已諳誦願爲授所未聞域曰八歲雖誦百歲不行誦之何益吾言雖少行者益多也與鳥窠樂天問答相似世有㝡淺近語終身行不盡㝡平易語終身行不得者不必鶩高奇説玄妙也

歐陽文忠公官洛一日遊嵩山至一寺入門修竹滿軒霜清鳥啼風物鮮美公休於殿陛旁有老僧閱經與語不甚顧答公異之問道人住山久如曰久矣誦何經曰法華公曰古之高僧生死之際類皆談笑脫去何道致之曰定慧力耳公曰今何寂寥也笑曰古之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亂今之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定公大喜不知膝之屈也謝希深有文記其事

圭峯與溫造尚書偈曰作有義事是惺悟心作無義事是狂亂心狂亂隨情念臨終被業牽惺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又自釋云但朝暮間所作被情塵所牽即臨終被業牽而受生若所作所爲由於覺智不由情塵即由我自在受生不由業也當知欲驗臨終受生自在不自在但驗尋常行心於塵境自由不自由耳此等皆所謂平易淺近之語然諸佛甚深修多羅總不出此

智證傳言孫于嫂十九而寡終身誦法華經日中一食至年七十餘面目光澤一日忽收經籍分服玩

與侍妾手問其故曰吾三日後行矣果如期而逝
韓子蒼問予曰人之將終有前知者何術致之予
曰譬如牛乳以酵發之雖緣緣之中無有作者久
而成酪非自外來生乳中故非自能生以酵發故
某夫人華年休息白首見效五十餘年心心無間
自然前知化曰酪出乳中也此即前定慧惺悟之
說昔謝康樂求入蓮社遠公以心雜拒之吾輩俗
人大率病此愧孫于嫂多矣

人家家長平時不能訓飭防範其下致子孫有不肖
之行或簠簋不飾或幃薄不修醜聲穢狀種種流
聞於人迨其入家長之耳不知鄉黨親族間非議
指笑已幾何時而猶欲掩飾覆藏若惟恐人覺譬
如以器盛糞穢置帷房中藏之愈深護之愈密臭
乃愈甚不如舉而棄之盡清濁判然彼亦焉能浼
我也

少時越中絕無園亭近始多有然其間亦有人己之
辨茱徑棘籬林木蓊翳內有清池數畝修竹數千
洞房素閣具體而微北牖延風南榮賓日身可休

老子孫可誦讀親朋過從亦可觴詠為己者也若夫雕欄綺榭傑觀危樓修廊引帶其間花逕貫緣而入標奇踞勝帶蜆欲雲使夫望之者欲就就之者欲迷主人有應接之煩無燕處之適此為人者也吾意智者營之自當舍此而就彼矣

士大夫子弟類欲起精舍讀書不知科第中人十九是借人屋讀書者正如僧家閑却許多僧寮不肯住却欲造靜室修行真修行人豈須靜室濂公有言未聞巢由買山而隱

昔聞有作吏者每日辰起即結束行李掛於壁間日日如將就路者故能信心而行於人情無所瞻顧竟以功名終學道人亦然處天地間如僧在旦過即去來之際何不灑然經云旅泊三界此之謂也淵明詩家為逆旅舍我為當去客其不悋情去留生平原自如此

靈源禪師曰道人保任如人病服藥藥之靈驗易見要須忌口乃可不然服藥何益生死是大病佛祖言教是良藥污染心是雜毒不能忌之生死之病

又安得差予讀其言每爲汗下古德不云乎但盡凡心別無聖解如今頭出頭沒舉念便是凡心何時有解脫分何時得轉凡成聖去

余投檄歸臥有五不問五不答之約五不問者一不問朝除二不問生計三不問世間閒泛事四不問他家是非長短五不問生平親知幾人好音惠我幾人遺跡弃我五不答者一不答饋二不答席三不答拜四不答書五不答話雖不答饋園蔬溪果時節往來雖不答席濁酒枯魚賓至傾倒雖不答拜山翁埜衲扁舟造門雖不答書徵心問道動輙满楮雖不答話相對寂嘿其聲如雷

五祖演禪師有言我叅學二十年今方識羞靈源聞之歎曰好識羞兩字因作正續銘遂載銘中嗟乎今吾老矣每與朋友講論一遍便羞慙一遍將遂抱慙終身乎

演師謂圓悟曰你也儘好只是有些病悟問何病師云只是禪太多悟云本爲叅禪因甚却嫌人說禪師云只似尋常說話時多少好如今道學先生满

肚皮道理不知幾時得消化去
潘待制良貴依佛燈久不契一日問南泉斬猫話求指示師曰你祇管理會別人家猫兒不知走却自家狗子潘於言下如醉醒此二語是學人通病
范致虛守豫章謁圓通旻師曰某行將老矣墮在金紫行中去此事稍遠通呼內翰公應諾通曰何遠之有公有省樞密吳居厚亦謁通曰某往赴省試時過趙州關因問前住訥老透關底事如何訥曰且去做官今五十年終未脫灑在通以扇與之曰請使扇公即揮扇通曰有甚不脫灑公亦有省王龍圖觀復問開靜板聲有省問南堂（郎大隨靜禪師）曰某有個見處纔被人問却開口不得過在甚處堂曰過在有個見處隨問朝旆幾時到任公曰去年八月初四日又問自按察幾時離衙公曰前月二十堂曰爲甚麼道開口不得公乃契悟古尊宿與士大夫說禪大率只恁指點領得去不妨省便
儒生爲傳註所惑謂性由天賦氣則還之造物堅不信有前後生之說余爲之語曰子不信前生亦信

有昨日否曰然子不信有來生亦信有明日否曰然子信有昨日亦信昨日之不異今日否曰然子信有明日亦信明日之不異今日否曰然余曰此前後生之說也其人曰昨日明日現在可憑往生來生茫昧難據子姑妄言之吾亦妄聽之可耳余曰癡人使子今夕一息不來則明日便是來生矣其人竦然然亦竟不喻也

或曰湯若士邯鄲南柯二記煞有喚醒人處或可時搬演以警聾俗而今竟絕響何也余曰吾聞諸雲門湛師昔有西陵腳夫爲人擔酒失足破其甕念無以償癡坐佇想曰得是夢便好是惟恐其非夢也有寒士偶與解額方赴宴恍然猶意非眞自齧其臂曰莫是夢否是惟恐其是夢也今富貴人方鐵鑄門限作千年調而忍以夢幻之說破其眼前之懽與耶

貴人雖賢者與之處亦不易蓋其名位高則人我大雖外示謙退實中懷貢高吾與之居若一味委蛇爲蕭誠之軟美則非吾本色若長時劘切爲梃之

之苦勁則易致厭憎古人謂不可得親疏者蓋惟不可親是以不可疏子曰朋友數斯疏矣數云者求親之過也

先府君以入座家居一敝袴十年不易綻補幾無完處朱少傅衡嶽里居侍養官已三品客至或身自行酒近時一二貧士偶躐科名輒暴殄天物窮極滋味服飾起居無不華煥袒衣褻服紅紫爛然至於梳頭裹脚亦使僮奴代爲不知閑却兩手何用如此舉止名位安得尊崇壽命又安得長永就令名位尊榮壽命長永自顧亦有何味其或不旋踵而敗且死非不幸也一葉之舟載得幾許物事

武林靈壽寺一名慧悟俗譌爲義烏者其開山師曰破衲僧墓在湧金門柳洲亭側不知葬自何代其故物石馬尚存後傷近地皆歸張肅之司馬肅之方經營寄園顧視其塚如眼刺喉鯁意常欲去之門下人朱某進曰以公今日於去是何有請以意諭寺僧令徙其墓以地奉公肅之曰善事將行矣一日余門人麗都晨往候之肅之方朝飯停箸而

嘆曰夜者之夢抑何奇險都曰何也曰余夢騎敗
墻泛巨海風濤際天忽一人向余誦賦余猶記其
數語而忘首四字云　　翩下孤飛阮籍劉
伶栖中獨詣南朝四百八十寺寺寺棲眞東坡三
萬六千塲塲塲作戲余驚恍而寤至今魂慮猶變
慹也時坐處正瞰僧墓都進曰聞公將徙此墓或
破衲有靈故示公此境乎肅之竦然曰將無然遂
寢其事
萬曆己酉正月間周望與袁中郎書弟平生窠臼全

在退讓明哲四字而歸根全在身名謂可遠害避
謗而已由有道者視之當鄙笑不暇而已且居之
不疑一丘一壑中冷眼觀市人之紛爭傲然以爲
得計矣而謗害忽亦隨之如琉璃瓶一旦爲人擊
碎此眞實相爲也藉朋友教誨處此頗亦輕快信
知般若如王膳略曾染指皆足克腸敵饑況進于
今日千萬倍者於生死去來何足道哉此時臺省
諸君別有推戴忌先兄之出具疏醜詆故書中及
之退讓明哲世所謂賢而先兄獨以爲病非知道

者不及此是年先兄即下世後一二年中郎亦卒
書不及投原東在宗臣侄孫處
秦漢而下帝王創業莫如高帝守成莫如孝文或問
高光優劣曰石勒雖生夷狄實豪傑士也其言遇
高帝則與韓彭比肩遇光武未知鹿死誰手豈漫
語者至於馬伏波亦一時勝士隗囂問上何如高
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
節度又不喜飲酒品評甚妙蓋高帝天人光武雖
儒雅未脫餖飣氣囂乃謂如卿言反復勝之此囂

識之陋也至於人臣莫如汾陽王子儀次則博陸
侯光此兩人胸中並不著一元字腳與漢高帝同
信知成天下事全靠書簍子不得
讀書雖多不能通其指者命曰書簏飲酒雖多不能
領其趣者命曰酒甕淵明樂天皆以酒名而淵明
詩觴來爲之盡數斟已復醉樂天詩未盡一壺酒
已成三獨醉較量酒戶並在下中所以得全於酒
者只是能領其趣耳讀書而不通其指雖多亦奚
以爲

會稽羅一元以星術游京師有巖處奇士之節沈閣學龍江石大司馬東泉皆上賓禮之或問越詞林兩先輩一元曰一人滿肚皮老實只少些子聰明一人滿肚皮聰明只少些子腐氣聞者以為知言

王損菴筆麈載一貴公子無若家之多金何也與其人謀曰吾欲令千金之貲於俯仰之頃忽歸烏有或曰以賦貧者曰我失之彼得之金故在也或曰付之火曰火滅則金仍在或曰投之水曰沒人能取之一人進曰請以作金箔擇風日晴美之辰登高散之令天地一時皆作金色不旋踵而無復踪影矣公子曰善余讀之笑曰今乃知沉貲漢水麗老之為計拙也

曾見成弘前大老名刺皆手書大如指頂後月日漸加至於今幾不容幅矣當江陵柄政時與百僚皆單帖上直書居正拜體極尊倨然其字亦不過如今時曹郎字之大小於世事固無所關切然品位亦不係是低昂要令千百世後其名姓長存乃可貴耳

西游記一書不知何人所作少年時曾見之其間荒唐誕漫蕪冗可厭處儘多亦有一二義與甚深修多羅合者猴子欲窮天地之際一觔斗過十萬八千如是非一忽見五山高峙無復去路以爲天地窮於是矣遂題名山石而返世尊舒掌示之所題宛在指間始知盡其神力終出不得佛手掌間也

宗鏡錄云一切不信衆生邪見外道徒生厭離枉自妄求究竟一心位中未嘗暫出

無事日月長不羈天地濶樂天詩也出門卽有礙誰謂天地寬東野詩也同處天地間一見其寬一見其窄由是觀之世界之嚴淨穢濁平坦嶮巇珍寶沙礫娑婆安養亦在夫人之所見之不關世界事也

古人道理淹得爛熟如人飲食過度停積鬲間所以用芒硝大黃推盪一番胷次間纔覺豁豁地今人於理路全不通曉而先以無義語剗除之正如蒙袂餓夫進以大承氣之劑吾恐入口後隨將顚殞也

古人學道起念爲了生死今人學道起念欲求名利

起念時便剌頭入世界中却欲學出世間事何翅北轅適越趍而愈遠也立志誠如古人就令坐破七個蒲團未得一念相應舂五斗米熟荅不得一轉語不消着忙終有到家日在若只如今人用心就使雲興百難瓶瀉千酬理如函合蓋語如箭拄鋒踞獅子寶華王座謾昧人天則得閻羅老子未放汝在

圓覺經云末世衆生習菩提者以巳微證爲自清淨由未能盡我相根本若復有人讚歎彼法卽生歡喜便欲濟度若復誹謗彼所得者便生嗔恨則知我相堅固執持潛伏藏識游戲諸根曾不間斷乃至善男子若知我空無毀我者有我說法我未斷故嗟乎後世所稱善知識能出此數語者得有幾人無惑乎鬭諍之日堅固而聚訟之不休也

世間惟我相最大亦惟我見最高盤根固蒂日夜滋長加以滋培灌溉爲具甚繁富貴文章勳名風節四者如糞壤世俗之人以之禪寂義理知見機鋒四者如膏雨出俗之人以之雖勤精進增益諸病

求入清淨之覺蓋亦難矣
每見蛆攢矢穢蠅嘬腐胔醯雞翱翔於敗醞群豕寢息於聚螻設身以處未得其解引彼自况便謂淨穢天懸不知我所營營正復去彼不遠也董威輦詩鳴隼遠巢咸以欲殀盱彼梁魚逡巡倒尾沈吟不決忽焉失水嗟乎魚鳥相與萬世而不悟以我觀之乃明其故焉知不有達人深穆其度亦將窺我輩蹙而去語最可味
子瞻詩蝸涎不滿殼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罷竟作粘壁枯雨後偶見壁上有乾蝸問小童小童對曰蝸涎竭則死高處輒墜乾滲其涎盡故枯死也始知子瞻晰物理之精而悲世人升高枯死自同於蝸者衆也
醫書言去病至七八分即須止餘俟正氣復聽其自除若去病至盡即正氣受傷國家治惡人華弊政正宜得此意從古以攻伐太甚致傷元氣本以求治而反至釀亂者往往而是士君子不得不執其咎也

世間事事須留餘地有餘地卽動轉自如如飲食小節若過於醉飽使腹中無復餘地眞氣不舒往往致病甚至悶絶而死者有之世人事事欲盡與愛使滿帆風一時豈不快心第憂其難爲轉身路耳

先儒有言今人事事要好只有一個身心不要好待得事事好時此個身心蚤不好了也語最警切愚謂事事要好只須向身心上討求但得身心好時眼前所受用便事事都好若以不好身心求好受用何異置曲表而求眞影必不幾矣

偶與張樾之舉龐居士但願空諸所有愼勿實諸所無語樾之曰只是一時空不得將奈何余曰兄患空之不得弟獨患有之不能耳樾之曰何謂也時樾之新有西河之戚因語之曰兄生平倚子爲命今一旦化爲烏有兄能有法執而留之否樾之曰然

世俗見人登高科輒訾毀其文章見人陟膴仕輒訾毀其行誼謂其總不如人而獨至於此以爲僥倖不如正惟總不如人而獨至於此見其福德之盛

勝我輩萬萬夫福豈虛致哉其所由來者我輩自不及見耳

富貴亦天所厚自應得人尊敬而淺人負其意氣反相踏踐深人仗其樹立時置譏貶荀卿子曰富貴則類傲之貧賤則求柔之此奸民之盜名於晻世者也曰審若是則畏彊禦侮鰥寡者賢乎曰伸賤而抑貴謂之違天附貴而陵賤謂之徇人貴者自貴吾不知其貴賤者自賤吾不知其賤付以各得觀以平等士君子居心之所珍也

壇經數十葉中既云常自見己過與道即相當又云若真脩道人不見世間過又云改過必生智慧護短心內非賢又云不見人之是非善惡過患即是自性不動如此等語不一而足此傳佛心印之書何其語之庸也衆生與佛本自平等所以長劫沈淪只為是非人我四字作祟見己過則無人我相不見人非則無人我相人我相盡則一道坦平傳佛心印傳此而已

吾輩學道全靠他聖賢不得譬如行路為導師者於

分岐處姑與指點路頭到某處曰某也到家鄉曰家也如是而已擔却此身路上走雖聖賢又烏能代之

眞學道人聞人語有一句刺著痛處便慙媿驚怖不能自安有一句搔著癢處便歡喜踴躍不能自已若終日聽人說話終日長恁悠悠地如病風痺不知痛癢又安得有長進之理

梵志詩梵志翻著韈人都道是錯寧可刺汝眼不可隱我脚黃魯直云昔茅季偉殺雞供母與客同啖蔬盤此翻著韈法也嗟乎世人較錙銖於骨肉之間飾饋餼於交游之際視季偉獨何人哉

或問三教優劣李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余意不謂然三教皆日但冬夏有畏愛之殊三教亦皆月但弦望有半滿之異耳

有以遲旨謫戍詣某公自田間起代就道聲欬赫然經途相遇訪之舟中觀者曰新官舊官抑何遼也或問以要路易戍遣汝爲之否一人曰今日當要明日戍遣吾亦爲之聞者笑之昔唐太宗征高麗

攻城士卒肉薄而登首足紛然墜地而上者不止衆歎其勇許敬宗曰只是不解思量此等處總不堪思量一思量便興味索然矣

六祖曰汝等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於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閒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臥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真成淨土此名一行三昧蓋一相三昧者相無其相一行三昧者心無其心知相無相何煩觀靜知心無心何用空心故曰汝等切勿觀靜及空其心

秦檜千古奸人然亦有一言可喜謂官職如讀書速則易終而少味方崔魏擅國時士大夫至有以臺省曹郎不一二年便服蟒垂玉者何似隨流平進耐咀嚼也

自南池入雲門步過覆釜嶺憶龍谿先生語凡登高雖千仞眼所看止脚下一步地則形神相守而不勞遵而行之倏然過嶺如平地因悟平時上高山

所以氣喘足酸數十武後便欲踞地坐者祇緣心目馳騾策尻輿以從之欲速之念爲之祟也楞嚴經云使汝流轉心目爲咎信然信然

余飲酒不盡一合許日啜飯不盡米六合許然見人轟飲健餐未嘗羨之者以醉飽之適均也豈惟無羨且將有以傲之何也使余兩人皆富貴余固少嘗少累矣使皆貧居而僅保其罷粟壺漿之具則彼常不足我常有餘蟬腹龜腸固勝虎狼之長餓也

余生而鼻齆把栴檀亦不知其芬每爲友人所姍笑後同過穢處見其急掩袂復連唾不休因語之曰子鼻惟聰也故能聞香亦復攬臭世間香處少臭處多則是子之鼻樂少苦多余入薝蔔林與過鮑魚肆等無有二不愈子之顚頞而亟趍者乎經云功德天黑闇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吾於是滋信

聞長老言成弘間一士大夫語門生曰古士有三品所謂道德功名富貴子試言之余何品也對曰以愚言之今士祇二品耳一欲貴之士一欲富之士

吾師欲貴者也其師笑而止嗟夫使富貴之途誠分欲貴者得貴樂貧約以終身欲富者得富甘畢冗以沒齒則銓敘清流品不混亦盛世景象今富貴之途寖寖合而爲一矣求一欲貴之士吾見亦罕矣

士大夫膏肓之病只是一俗世有稍自脫者即共命之爲迂爲疎爲腐於是一入仕途即相師相傚以求入乎俗而後已如相捽而飲狂泉亦可悲矣昔人有云瘦已勝肥狂復勝癡即使誠迂誠疎且腐吾以爲猶賢於俗也

宮室之壽或百年或數百年舟車屛几之壽或數十年衣裳帷帳之壽或數年其餘箋蓋楮墨之壽或畢歲或終月或竟日惟飲食之壽數刻耳旦而食日中而飢午而食日入而飢一日之中朝而夕營營惟是一生之間少而老營營惟是是故甘於飲食者其人賤工於飲食者其家貧饕於飲食者其壽促吾儕每日宜將所行事與所用羹胾醴齊之屬逐一打算務令相準寧入浮於食然後即安黃

魯直有食時五觀當人寫一通置之座右

鄧文潔公一生隱德至行事事非人所幾其太夫人喪買山卜葬輀車已發矣責主復小有言公曰吾將以安親魄令人情未調卽親靈未妥遂扶柩復歸於寢至其人悔謝然後營兆焉先周望制行頗與相似生平所歎服惟有此公

語不可聞於人便不可出諸口令人不能緘口又畏人知於是有囁嚅附耳之語余生平最不喜人作此態每見之卽遠引而去昔人云言堂滿堂言室滿室吾謂出一言將滿天下何堂室之有

會稽諸生徐華陽熙戊午鄉試後語余門人馬巽倩權奇曰子家先世有爲郎中者乎巽倩曰未嘗有也曰余闈中假寐夢兩鬼立吾傍左鬼曰徐熙學亦苦矣宜予之名右鬼曰熙卽苦終當先馬郎中子孫耳後馬芝嶠維陛果中式巽倩與族人星垣烽說其事星垣曰誰謂無鬼神乎吾先世某爲名醫每赴召必先貧者病愈不責其報終身行之不改殆以是與蓋吳越間稱醫人曰郎中也後芝嶠

中進士第終瑞州守清貧田不滿二三頃猶分給
其猶子亦賢者也

世間富貴家子弟游閒浮浪習氣只吾夫子一語道
盡曰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詿言
不及義則放辟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
倖之機熟寖寖入於下流而不返悲夫

今世間不信藥忌無過醫氏今世間不信風水無過
堪輿氏今世間不信道理無過讀書人今世間不
信因果無過出家人使其果信藥忌又何敢妄投

一劑使其果信風水又何敢妄下一穴使其果信
道理又何敢妄行一事使其果信因果又何敢妄
一生一念

一藥之中否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此猶形骸之論一
穴之吉凶可以成人可以敗人此猶影響之說至
於一事之誤貽累終身一念之迷沉淪千古可不
懼哉可不戒哉

剡寂菴禪師雲棲大師高足弟子也胸中無一點塵
俗氣視貴勢人等於儕伍海門先生深所皈仰出

入必邀與俱一日先生方杜門古剎刻令就謁之師方趺坐宴然不爲之動令頗怪怒先生出見先就師前長揖然後肅令令問爲誰先生曰此吾師也令亦趦前禮敬旣去先生咎之曰師何不一起避萬一致罪責將若之何師笑曰用爾在此何爲先生亦一笑而罷聞者兩賢之

二月十日入雲門見廣孝寺殿後山茶樹一株意色沉古自客冬著花至是時葩蕊尚滿樹計三月中乃當盡耳叢雲閣前西府海棠花爛熳灼爍如朱霞半天自初發至萎謝不滿十日始悟繁華之易零不若澹素之耐久雖究竟歸盡然貞蹔亦何可同言

聞正言格論如啜佳茗嚼橄欖入口微覺若澀却有餘甘津津在齒頰間若夫宵人之諛詞文士之綺語初似甘美如食蔗糖蜂蜜久久乃更呑酸

慈湖先生訓曰人生不可被一區宅子幾畝田園貯却自己又曰人爲舍宇等物遮了眼朝晚區區而不自知嗟夫舉世能自脫者幾人

人於道如魚之在水此身之在虛空中一日欲自脫而不能而世乃欲如何若何以求之慈湖先訓云所謂知道者只是存想又言自古有誤認臆度爲道浪度光陰只存想臆度四字描寫盡學人以意求道底光景

見人與人忿爭終日不休者語之曰天下事未有是全在我不是全在別人之理但念自已一個不是即吾之氣平但說自已一個不是即人之氣亦平矣

慈湖先訓曰門前貿易宜寬與之直不可既欲其物又計較不已彼身即我身彼得即我得人能窺見此意即堯舜以天下與人亦有何難

秦氏之併六國大似富翁欲基構之方圓今日以計誘東鄰明日以利啖西舍後日又以勢脅前後諸家費却幾多心力始成方幅起屋造宅將圖永遠傳之子孫而肉骨未寒他人已掃除堂宇安坐而有之使驪山癡鬼有靈不啞然自笑其生平之爲計拙耶

或問古人除二時粥飯無雜用心不識渠專用心在何處曰無雜用心卽是渠專用心處使別有專用心處卽是雜用心矣

學道人宜向冷淡中作活莫鑽入煖熱處去世間冷淡處誤人少煖熱處誤人多慈湖先訓云世間如夢人非不知但見煖熱又且去矣自古煖熱處誤却多少人

世人立宅營墓交易婚嫁以至動一椽一瓦出行數百里間無不占方向擇日辰汲汲以趨吉避凶爲事不知自巳一個元吉主人却不料理慈湖先訓云心吉則百事俱吉古人於爲善者命曰吉人是此人通體是吉世間凶辰惡煞何處干犯得他

世惟不明於死生之說故凶人力爲不善以傲聖賢曰彼亦豈能長留於世百年之後同爲塵土耳後儒又復力排因果以助其燄良可歎愼慈湖先訓曰人皆有一死而實不知有死如知之誰敢爲不善嗟夫聖賢所以孜孜爲善政爲死耳

龍潭信師天皇悟一日問曰某從師久不蒙指示悟

日自汝來此吾何嘗不指示汝心要信問何處是指示悟曰汝擎茶來吾爲汝接汝行食來吾爲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頭何處不是指示信於是悟入此吾夫子無行不與二三子意也人却只從言語上討求所以迯迯萬里

延平先生令學者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此卽六祖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阿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意只氣象二字不似面目字渾成

夏月張燈夜飲飛蛾遶燈將入[illegible]一友急舉扇救之坐中有笑之者余曰子勿以爲笑此卽見赤子入井時心也物有大小心豈有大小禹泣罪湯解網齊宣易牛子產畜魚總是此心孟子曰是心足以王矣余亦曰是心便足優入聖域

偶開卷覺卷中有蟲明目視之約畧可見然其行如飛吹之屹然不動吹巳復行喟然歎曰此非渠佛性耶世人每見喘蠕微類輒欲以吾七尺之軀傲睨視之譬如有人身如須彌山王不知彼之視我又當何若飲光持丈六衣披彌勒千尺之身應量

恰好部國師曰佛佛道齊宛爾高低釋迦彌勒如印印泥嗟乎焉知此小蟲者不具有千丈舍那身耶

余李端時制府王公尊德猥潔明察喜訶刺下僚小過每有所問余未嘗荅也屬海寇披猖移鎮省會語監司曰陶某好官只無奈其不肯談人過何監司向余言之余對曰終日說人短長取媚於上某雖不肖不敢為也 下俱李端時記

大計左轄陸公問禮索端屬之不肖者意頗峻急余正色曰端郡官止此數一二稍絓吏議輒已非次用之更此吹求將何以應若云奉職無狀某即其人舍而他索恐傷天理某不敢奉命陸公不悅歸語按君高公欽舜曰昨求人於某某聲色俱厲高以語廣李顏君俊彥顏曰渠只是不愛官所以敢爾後陸亦遂釋然

涇縣吳公尚默按粵余數以職事爭於前公亦不遲一日偶問語余曰昨有知友遠來視職語職曰甲第人清華在望故勉為好官子亦爾爾何也職荅

之曰某非能爲好官但不能爲不好官耳何以言之貪必有貪之才酷必有酷之膽而某才拙膽薄則亦姑以廉恕自安公爲之一笑

世號李官爲劊子手言其能殺官也余每語人曰某在端數年却作得個醫人隨以病告無不試爲診治或彼病原棘或吾術偶踈竟不能活則有之然未有不爲下藥者

陽江縣大亾帑金署者事恩平孫令疑邑之富人李貴榜訊誣服搜其家得金以盜解郡余徵其辭色非是爲平反之俄得眞盜於陽春併錠金俱獲首曰葉茂蒿藩司吏也家饒於貲百計求脫巡方吳公頗惑之欲反其獄歸直於孫令余爭之曰李非必賢於令但令在事中亾帑金則倉皇失措得一人惟恐非盜亦有明知其非而姑以塞責者李官則不然平心而占之是非眞僞一憑諸理斷不能昧此寸靈附下罔上令無辜被誣有罪幸脫也吳亦竟不能奪

閩盜寇粤王制府治舟師命副將陳拱出海禦之將

發余諫曰盜習海恬於波濤我師入海則眩瞀惟宜守要害斷接濟以困之不可與戰且海上所憑惟風潮風順潮湧則壯俄轉而逆則氣盡矣雖韓白亦無如之何願公熟計之不聽師敗拱廉殁於水拱廉勇不愛死亦一時良將擊賊殞身不加贈䘏聞者悲之

制府將圖再舉患無戰艦發帑金市諸民間一白艚給錢七十萬余又議曰賊船如麻非數十艘不足與敵今帑藏若掃安所得如許金錢況火攻是賊長技一旦乘風縱燎安所得巨壑以藏此舟也又民間費千金始成一舟不二三年不肯與官爲市又一二年不加修艌即敗爛不復可用是委數萬金於壑也必與賊戰須船何不且加僱募事畢還之所省實多雖然以愚計之併僱亦可不須也何以言之艚船專行海外今盜賊克斥斷無可出之理萬一深入內地則民且不保其室家何有於船艦用民船以禦民患拘而集之祇須軍門一紙牌耳公曰善乃止

閩盜爲鄭芝龍所敗餘黨逸入惠潮間制府督將士捕之馘斬數百俘七十餘人發陸守及余研鞫多是海邊漁戶縱舍者大半內一人言緣巳見執親友來視之爲官兵所殺共十五人皆入馘斬數內巳幸復見天日聞之皆爲悲憤然亦無從治其妄殺罪也因憶吾鄉沈游擊懋㫖言往時奉命討賊率舟師行未與賊接或言先鋒某舟中纍纍皆賊級驚詢之對曰勿語但以是爲公功問所從來則皆海山上石工也曰得毋有訟之者與曰殺之巳盡可無慮也嗟乎昔人謂三世爲將必得禍審若是即一日爲之亦不容於炙矣佳兵不祥可不戒哉王公守潔廉勤於吏事無何竟以病卒官或亦好殺喜功之報

公又以治兵之興議加廠稅余曰加稅不過一二千金於軍興不翅毫髮檄下所司主者必數倍其額是歛歸於上害歸於下而利歸於中人也願再計之亦止

嶺盜多自他郡邑來集如風雨散如鳥獸而捕者每

求之鄉隣之間余謂之曰此所謂焦明已翔於遼廓羅者猶視夫極澤詎有得理督責既急則取一二藩籬斥鷃指爲鷙禽使駢首受縶詩云有兔爰爰雉罹於羅悲夫

粵多盜民畏盜上亦嚴於治盜奸者借盜名以陷所仇讐者借捕盜名以實谿壑故滿地皆盜而滿獄皆寃民間或有小偷卽聲張曰大盜縣令卽具文通詳上司卽嚴限緝捕於是縣尉及營哨長之生意動矣遍索閭左既得所欲於是取一二孤旅騃農裁以少物或鈍戈敝盾曰此其贓證官羈之獄未及讞鞫而其人多已瘐死余每語縣令曰諸公出一紙文書都不在意不知已有數十人死於非命者願詳愼之故余理端一二年後盜獄稍爲衰止

粵奸民多借盜以報所不快訟牒中每曰火光識認某某多至十數人上信之其人多不得脫余曰蒼茫時於火光中能辨其形似必是隣里熟識之人焉有熟人行盜而不自障其面令汝得指目之者

況又所識如此其多乎鞫之果皆素有賍賊者也然後知火光識認四字最險最毒從來緣此不知寃死卻幾多平民

粵中盜牛者亦名之曰劫擬以重辟纍纍滿獄中余曰夫牛尨然大物非可囊藏負挈之形行步舒遲又非可鞭策疾馳之足劫則驚動隣里群起而逐之必人與贓併獲矣故牛可竊而不可劫之物也或主人覺而追諸塗拒敵傷人則有之耳多爲平反

自端至高涼過獨寉驛即彌望皆曠土雖處處揭榜募墾而未有應者間有用力開荒成熟後奸人又起而爭之大約投牒認稅不及頃畝之半此民間常情奸人得藉爲辭余曰嶺外病土滿惟恐不耕耕則民有餘粟宜蠲租以勞來之即官所得差少亦可無問於是姑令稍加稅額俾爲永業責爭者而罪之自是土田始收闢焉

端地遼闊自諸邑解囚至郡家屬多不易通往往餓死開建縣鄉民被盜陸續擒獲者二十四人皆所

謂孤旅騃農毫無實據者也制府命復閱適以事他出未暇及也歸則死且盡所餘一二亦氣息僅然稍研審知其誣立命疎釋不知得活與否余深以為恨於是凡上臺批枷責皆令納米旬日一散之貧囚以死報者始希

粵民習不畏死與人少有不平則子弟和藥以進其父兄曰飲之則飲之掖以入仇人之家挑之鬪少項毒發殞踣即掠其家貲以人命鳴於官官不之察率右其人或給以燒薶於是此風愈熾余白兩臺凡犯此者必追所掠坐以殺父兄罪庶幾稍懲所謂殺一人而生千萬人者也

嶺外俗惰寙服畝畝者多婦人男子皆優悠里巷以酒食博奕相徵逐黠者相率向官府托事陳言把持要挾蠢即為盜宜著令課之耕桑游手者罪無貸旷俗或可稍變

閩壤褊小有可耕之民而無其地嶺外幅幀廣有可耕之地而人不勤本業故兩地多盜倘能徙閩民數十萬戶於東西兩粵入授閑田數十畝併給牛

種俾之力耕又課督土民之游惰者亦弭盜之一策也

兩粵民性蠢愚與鳥獸幾無以異伏而盬其腦亦不能憖日以膏滓下之亦不知感故吏其地者率厲爪吻取脂自潤莫爲拊循至於教化之道則不講也久矣此劫掠所以公行無忌而上官不反躬自咎深加憤嫉一欲以法網之況又逸眞盜誣良民嗟此嶺海之民盜亦死不盜亦死不趍於盡不止也悲夫　以上數條皆余權端時所見所聞書之以著彼中土風吏治之槩後有宦游其鄉者緣是稍加意焉於盱俗不無小補云爾

今是堂

東京圖書館藏